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塑料男

邱华栋 著

4分33秒

塑料男

相亲

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

平面人

波浪·喷泉·弧线·花园

主编：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孟繁华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
塑料男

邱华栋 著

14分33秒

塑料男

相亲

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

平面人

波浪·喷泉·弧线·花园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沈阳·

© 邱华栋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塑料男 / 邱华栋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2.10
(布老虎中篇书系)
ISBN 978-7-5313-4302-8

I. ①塑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3762号

塑料男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于文慧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5mm×230mm

字 数 260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投稿网址 www.chinazuojia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4302-8

定价: 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目录

■ 4分33秒	001
■ 塑料男	047
■ 相亲	091
■ 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	131
■ 平面人	167
■ 波浪·喷泉·弧线·花园	209
■ 后记	252

布老虎 中篇小说 书系

Bulao hu
Zhongpian Xiaoshuo
Shuxi

4分33秒

……他走上台了，他坐到钢琴的前面了，大家鸦雀无声，充满了敬仰，充满了期待，甚至还有一种神秘的暗示在现场弥漫，因为，他是著名音乐家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今天无端演奏什么，我们都将聆听。他叫吴音，这个名字听着就是和音乐有关。他用了20多年的努力，丰富了现代音乐的走向，成为世界瞩目的华裔音乐家。1985年代，他到美国留学，之后，他将音乐的有声和无声统一起来了，比如，他尝试过各种可能的音乐的创作和演奏，他把木片和铁丝放到钢琴的发音部位，甚至把钢琴全部浸到水里来弹奏，让钢琴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有旋律和节奏的声音。这种声音，你也可以把它们叫做音乐，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对音乐的破坏。但是，这就是音乐的发展，现在，音乐已经到了它的

4分33秒

约翰·凯奇死于1992年，生于1912年。1938年，他发明了“特调钢琴”，使其在演奏中发出意想不到的噪声。次年，他又创作了《想象中的风景一号》，这是电子音乐的第一个范例。他随后的作品也始终独立于欧洲的音乐传统之外。他尝试过类似东方音乐的系统节奏法。后来，在禅宗的影响下，他开始极为推崇无目的、无目标和无声沉寂。1952年，他创作的《4分33秒》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地表达了他的现代音乐观。演奏者在4分33秒的表演过程中，只是在表演无声。他的许多创作还为演奏者提供了极度的自由。他的总谱有时被认为是高度模糊的构图设计。他在1963年创作的《第四变奏曲》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。此外，他的另一些创作又包含了音簇及戏剧成分。总之，约翰·凯奇用无声代替音符，用“非固定”原则代替和声，既是对西方传统音乐的创新和实验，也是一种解构和批评。

……他走上台了，他坐到钢琴的前面了，大家鸦雀无声，充满了敬仰，充满了期待，甚至还有一种神秘的暗示在现场弥漫，因为，他是著名音乐家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是一个Master，他今天无论演奏什么，我们都将谛听。他叫吴音，这名字听着就是和音乐有关。他用了20多年的努力，丰富了现代音乐的走向，成为世界瞩目的华裔音乐家。1980年代，他到美国留学，之后，他将音乐的有声和无声统一起来了，比如，他尝试过各种可能的音乐的创作和演奏，他把木片和铁丝放到钢琴的发音部位，甚至把钢

琴全部浸到水里来弹奏，让钢琴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有旋律和节奏的声音。这种声音，你也可以把它们叫做音乐，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对音乐的破坏。但是，这就是音乐的发展，现在，音乐已经到了它的新阶段了，这就叫做后现代音乐，叫做新的音乐。

他坐下来，他在凝视着钢琴的那些琴键，他没有做声，也没有动作。众人期待他突然出手，他出手的动作应该如同急风暴雨，或者像雷鸣闪电，万马奔腾。我们都知道钢琴是音乐之王，是乐器之王，小提琴是王子，小提琴可以如泣如诉，可是钢琴！只有钢琴才可以表现出大海的广阔和波涛汹涌的感觉，只有钢琴才可以发出对自然界万种声音的模仿，它复杂，激越，轻柔，甚至是你听不到的音频。钢琴的琴键在停止弹跳的时候仍旧在轻微地抖动，在这种抖动中发出的颤音，你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了，可是，有些动物还可以听到，比如老鼠、蟑螂、蛇这些动物，甚至是潮虫，它们的听觉比我们人类发达，它们的听觉要更加敏锐，当我们向一只有着蟑螂的房间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对于蟑螂来说，就像是地震一样。我们每走一步，我们的脚步声就如同地震的每一次的发作，然后蟑螂在你到来之前，在你发现它之前，在你打开柜子之前，早就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逃之夭夭了。声音是分有声和无声的，但是这种划分，实际上是以人的尺度，以人类的听觉尺度来划分的，并不是正确的。他就是后来改变了这个想法，他发现，无声实际上就是人听不到声音而已，但是，无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，永远都存在嗡嗡声，比如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噪音，它们都是在人类的听觉之外的，是照样存在的，因此，必须要尊重噪音，因为噪音也许就是声音的本质，也许是音乐必须要正视的东西。只有噪音才是和被人类安排得中规中矩的音乐相媲美的声音。

他坐下来了，依旧在凝视着钢琴，但是，他还没有出手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如何演奏，大家屏住了呼吸，大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大家都安静得能够听到自己心里的秒针在走动的声音了，大家等待着他给他们、给我们、给你们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，一场音乐的饕餮，一场音乐的震撼。

现在，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美容美发店里了，你坐下来打算洗个头，你

还有最后的10块钱，你想在这里把它花了。我叫王强，你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，姑娘？原先，你在附近溜达了一阵子了，你一直想靠近这个小美容美发店，你看见它就在运河边上一条有些偏僻和隐蔽的小街上，其他美容美发店的灯都在旋转个不停，让你有些头晕目眩，只有这一家的灯是不旋转的。不远处就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，你刚才从那边一路走过来，你看到眼前是一个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的世界，你看到的是纸醉金迷的世界，你看到的是光鲜的男女纷纷出入一幢幢高大的写字楼和公寓的情景。这是长安街沿线的一段，往东就是一片高大巍峨的建筑，拔地而起。昨天，你曾经到附近的工地碰了碰运气，但是，没有人理你，他们现在都不要人了。你感到特别饿，实际上，你有两天没有吃饭了，你在这个城市里举目无亲，你不认识任何一个人，但是，你又不想去任何一家饭馆要饭，你就在黑夜里胡乱地走。

你是来北京找舅舅的，你的妈妈给你打了电话，说，你的舅舅从国外回来了，他叫吴音，你的妈妈叫吴英，是吴音的姐姐。吴音，你舅舅，是一个在海外很有名的音乐家，他要在北京举行专场演出了。因为没有要到打工的工资，你就剩一点钱了，你决定去北京找舅舅。舅舅是一个名人，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，你妈妈说。于是，你很高兴，你就来到了北京。可是，你发现，在这里找你舅舅很困难。首先，舅舅住在哪里，你根本就找不到。他的助手倒是告诉你了，他住在一家酒店，可是，你去那里的时候，发现他上午到，下午就已经离开了。你进入到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，就感到这里不是你的世界，这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里是别人的世界，是金钱和权力的世界。酒店的服务员告诉你，你的舅舅走了，到另外一家酒店住了。后来你的手机就没有电了，你的手机卡同时也没有钱了。手机就无法使用了。在北京，找公用电话特别难，于是，你就买了一份晚报，你看到舅舅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消息，你很高兴。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你一定会找到舅舅，因为，他是名人，在明处，而你是一个渺小的人物，你只能躲在暗处，于是，你就一家家酒店去找，结果每当你到达一个酒店，那里的人就告诉你你的舅舅已经离开了。你以为是你舅舅故意和你捉迷藏呢。其实，是人家酒店的人故意和你说的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

你的舅舅，他们看你就觉得来气，觉得你是一个民工，怎么可能有一个住在五星级酒店的舅舅呢？

当你从报纸上得知，你的舅舅晚上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，你很高兴，这下子你终于能够找到舅舅了。你觉得自己有希望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找舅舅呢？还不是想问他要点钱？因为你口袋里几乎没有钱了。想到了这一点，你又泄气了。你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，尤其是给自己的亲人带来麻烦。可是，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。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只能是哪里可能有路，就往哪里走了。而你的舅舅就是你的希望，你一定要和舅舅见面！你想在路边一家小吃店吃一碗面条，但是，这家饭馆里最便宜的饭也要5块钱，而且里面还没有肉。其实，你更想吃有杂碎和肉的卤煮火烧，但是，那卤煮火烧的价钱是六块钱，你觉得贵了，不敢下决心去买。于是，你只好看别人在吃连汤带水的面条。那面条碗很大，里面只漂浮着几片早就卤好的牛肉，和一些香菜，以及葱末，这样的面就叫牛肉面了？他妈的，5块钱还想吃到什么？你从跑堂的眼神里读到了这句话。你想，算了，我不吃了不行吗？我走了！总归，你口袋里的钱吃不了几碗这样的面。于是你就离开了饭馆，来到了街上。你路过水果摊，闻到了水果的缤纷的香气，你馋了，很想吃个苹果或者橘子。你犹豫了一下，就走开了。这时，忽然有一个橘子滚到了你的脚下，你趁机弯腰把橘子抓在了手里，快步走开了。你走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看到没有人注意你，你很高兴地把橘子掰开来，一瓣瓣地耐心地吃了起来。这橘子是你两天以来咽进肚子里的唯一食物。

然后，你抹了抹嘴，上了大街。大街上，人来车往十分热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你认识的，他们也不认识你。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，那就是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不像在村子里，无论你离开了多少年，只要是你在村口一露面，就会有人说：啊，强子回来啦？强子！每个人都要和你打招呼，大家都认识你。在大城市，无论你是干什么的，都没有人知道，即使你刚刚认识了几个，这些人也很快就会离开城市到别的地方去，大家都是流动的。因此，无论是做鸡还是做鸭，都没有人知道。这就是那些小地方的女人来到陌生的大城市里做小姐很放心的原因，因为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和干过什么，城市里人太多了，城市也太大了，没有人关心你是干

什么的，只要你能够活下去，就是你的本事，就是你的胜利。

你看了看表，六点半了，你的舅舅在七点半准时在国家大剧院演出。你挤进了地铁，你发现，今天地铁里人似乎特别多。现在，城市里有了地铁，真的很方便。轨道交通的速度很快，当初你在广州，就是一眨眼就来到了东莞，因为有那种子弹头列车可以坐。现在，地铁里的人头攒聚，大家像贴饼子一样贴在一起，互相之间是那么的亲密，可是，实际上，大家彼此都不认识。忽然，一个女孩子尖叫了起来，哪个流氓！摸我的屁股！滚开！由于人太多了，是哪个女孩子发出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，人群骚动了一阵子，男人和男人站在了一起，女人和女人站在一起了。那么，刚才，是谁摸了一个女孩的屁股？没有人知道，现在，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了。总之，人这么多，肯定会有流氓浑水摸鱼，顺便揩油的。你感到在地铁里很憋闷，很不透气。可是，地铁还没有到站，还要换乘一号线才能到达天安门站。在某一个地铁换乘站，下去了很多人，人们像流水一样流出了车厢，接着，又进来了很多人，就像车厢在吞吐人群。你想起晚报上登的一句话，“旅客吞吐量”，你看到了非常形象的旅客被地铁吞吐的景象，你笑了。你还想起来晚报上的几条新闻，一条是一个小商贩又把两个城管队员给刺死了。你心里想，这真是悲哀啊，都是为了一口饭，怎么就不能让商贩有个活路呢？城市爱干净，可小商贩也要活啊。城市里的写字楼、商铺的租金贵，小商贩怎么可能租得起呢？因此，城管和无照商贩就成了死敌，必然要经常地躲猫猫，捉迷藏，不是城管“失手打死”了商贩，就是商贩“杀害”城管。

你胡思乱想着，想起来了你在东莞打工的一个工厂的工友。他叫黄汉刘，他就是因工致残讨要补偿不得，最后，杀死了两个台商的。你忽然闻到了车厢里飘来一股腥臭气息，是有一个孕妇呕吐了。忽然，你又看到，车厢门开了，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盲人，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乐器，似乎是带录音的电子乐器，一边走，一边向别人伸手要钱。不是说许在地铁里乞讨的吗？刚才你在晚报上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，那为什么地铁里还有乞讨的呢？你看见很多人把脸扭过去了，假装没有看到这两个盲人，可是也有那种感觉不好意思的人，或者比较厌烦盲人在你眼前不走、

不得不掏钱的人，给个那么一块两块的。两个盲人就这么一路走了过去，三分钟之后，地铁又到了一站，他们就都下去了。接着，伴随旅客走进车厢的，是一个残疾人，他盘腿坐在地上，就那么用膝盖一挪一挪地走路，看着就那么的揪心和难受。就是有这样的人，他拿他的残疾来博取你的同情心，然后让你掏钱。这个残疾人就那么在车厢里挪动，然后伸手要钱。他的待遇比那两个盲人要好一些，而且，他也很会看人下菜碟，专门找那些心肠软的女人和小女孩要钱，几乎人人都掏钱了。这个时候，又到了一站，外面忽然进来两个保安，身材高大、体态肥胖，把这个残疾人抬出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，不许你进地铁乞讨的，怎么今天又来了，等会儿有你好瞧的，我们要好好收拾你！残疾人很镇定，还面带微笑，你刚好和他的目光相遇了，他冲你摆摆手，你觉得很尴尬，因为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弄得好像你真的认识他一样。

约翰·凯奇说：“多年以来，我才发现，我从未真正把音乐看做游离于生活其他方面的一种活动。纯粹的音乐问题已经不再是严肃的问题。也并非总是如此。当我下定决心把一生献给音乐时，在音乐的战场上仍然有不少有待于取胜的战斗。人们把乐声和噪音区分开来。我则追随瓦雷兹，为噪声而战。其他音乐家也一样。在1930年代初，瓦雷兹的《离子化》是唯一的一部打击乐作品。到了1942年，这类作品已经有了一百多部。现在，这类作品则多得数不胜数。如今，不论声音中具有何种泛音结构，几乎任何一位倾听声音的人都能够安心倾听。”

他坐在那里提气和运气。弹钢琴是需要气的，需要丹田里出现一股气来支撑。弹钢琴难道不是体力活吗？就在昨天晚上，在君悦世禧大酒店里，他打开电视，刚好看到了一个节目，是大象在比拼弹钢琴。大象怎么会弹钢琴呢？当然会，因为，有训练员训练它，最终，大象也可以弹钢琴了。大象是用鼻子弹钢琴的，它们其实不懂得人类的音乐，但是它们发现用鼻子敲打那些黑色和白色的琴键很好玩，大象也很聪明和顽皮，它们知

道人类要它们用鼻子去敲打那些琴键，发出了声音就有奖励，就有香蕉吃。于是，大象就用鼻子在弹，其实是在轻轻地砸那琴键，发出了声音的。这个时候，音乐家、钢琴家吴音就感觉很有意思了，这大象弹钢琴，发出的表面看上去很不规则、很没有道理、谈不上有人类的所谓旋律的那些声音，让其他的大象都感到了兴奋。也就是说，一头大象弹奏钢琴，发出的声音，人类觉得那是噪音。可是，其他大象都听明白了，都兴奋起来了，都在用前脚在地上蹭，并发出了响应声，显得很兴奋和有一种知音的感觉。他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他也兴奋了，因为，这证实了他的观点，音乐，不见得必须要被人类自身所限制和规范，大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是音乐。当然，这听上去是一种很疯狂的说法。比如，把木片夹在钢琴的发音部位，然后弹奏出来的曲调，就是很不规则的、有木头的音质。那么，把钢琴琴键浸泡在水中，弹奏的时候发出的声音，就带有了水的色彩和质地。这就是他经常实验的手法。那么，大象的演奏，是它自己的演奏。表面上看，是大象在学习人类的音乐，实际上是人类被大象戏弄了，大象演奏的是大象自己能够听懂的节奏、听懂的不规则的音乐。要不然，其他大象怎么那么兴奋呢？

他感到很兴奋，现在，他坐在那里，把气运起来了。提气要从小腹里面提，从肚脐眼以下两寸的内部、深处来提，把气缓慢地提起来，然后他就可以把气聚集到胳膊上，再运用到手指头上，这样，他就可以弹奏了，手指头就非常有力了。他感觉到那束追光打到了他身上，他沐浴在一个巨大的光圈里，他感到身体发热，因为他是大家瞩目的焦点，这偌大的舞台上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他独自为王，他是享誉世界的华人音乐家，后现代音乐大师、结构和解构主义音乐家、抽象主义音乐巨匠等等称谓，随便报纸、电视和杂志去胡说吧，现在的大学，盛产各种理论和说法，在美国的大学尤其如此。要是学校里的教授们不能抛出一些奇谈怪论和各种说法和“理论体系”，那么，他就是无比可疑的，就是配不上吃教授这碗饭的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本来，文学这东西，都是以文学创作本身为主体的，也就是说，是以小说、诗、散文随笔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，可是，美国的大学，老天爷，竟然把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成一门专门的文体，把文学

批评这个附着于文学创作的文本才有价值的东西给独立出来了，独立成一种晦涩不堪，十分难懂的文体，而且大量地生产，到处出版，和文学创作出来的文本几乎等量齐观了，这就显得荒诞了。那些谈文学的理论书成为大学里大学生们消费的东西，可研究文学的人基本不看文学作品，而是专门啃那些谈文学的理论书，这样就从理论到理论，然后不断推出自己的新理论，搞一些怪名词去混饭吃。所以，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教授们的理论命名和胡说八道，随便他们怎么去胡说吧，我自己搞的就是我自己的音乐，搞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套。我依靠对音乐的天才般的理解，改变了音乐的走向，音乐在我这里拐弯了，而我是一个华人。我才不理睬你们怎么给我戴帽子、戴什么帽子呢。是的，我能把我小时候在山沟里听到的声音，比如树和风的声音，比如雾的声音，比如水和水上掉落的毛毛虫与水蚊子走动的声音，比如山雀扇动翅膀把空气带动的声音，老水车转不动了因为水流变小了的声音，比如，牛吃草、打嗝、放屁的声音，比如蚯蚓拱动泥土的声音，比如我的爸爸和爷爷的眼皮眨动的声音，比如，萤火虫掉到蒲公英的毛球里的声音，再比如，我爷爷跳大神的声音，他和其他一些老头演傩戏的声音，以及他们请来的神判说话的声音。比如，在山上的禅寺里，老和尚告诉他，听你心动的声音，以及大山呼吸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弥漫。那么，音乐就藏在里面。音乐无处不在，正如声音无处不在。音乐就是声音，甚至，音乐就是没有声音。最后，音乐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这是我的发现，或者，这就是我要告诉很多人的，让他们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。那就是属于每个人的音乐，每个人独自的生命的音乐。

你在地铁里感到十分憋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也没有让你有一种安全感，相反，你却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全。因为，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，他们像沉默的敌人那样把你包围。你闻到了汗臭、屁臭和人的私处与腋下的狐臭，你闻到了香水、脂粉和食物的香气，这些味道在你的周围缭绕，让你头晕眼花，你肚子里有酸水在翻腾，要呕吐出来了似的。你压抑住自己的不舒服感，尽量平缓情绪。还好，那些残盲

人、瘸子等残疾人现在都不在车厢里乞讨了，他们下去了，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地铁正在长安街的地下穿行。长安街，中国最伟大的街道，宽阔得如同广场一样的大街，我现在在你的下面穿行，去找我的舅舅，去和他会合，去告诉他，我，你的外甥来了，我们在北京见面了。我很好，但是有一点小麻烦，我没有钱了，要是舅舅你能给我一点钱就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了，要是你发挥你的影响，再给我找个工作，那就更好了。当然，这要看情况了，也许，我根本就不会开这个口的。有时候我很害羞，你想，那么多年没有来往，一见到海外回来的舅舅，就要他帮忙，这就是亲戚的实用性和最终作用吗？你肯定觉得为难和不好意思。

现在，地铁到了天安门西站，你知道，从天安门站的东南口出来，就是国家大剧院。你的舅舅很快就要在那里举行他的专场音乐会了，你就要见到舅舅了。你很高兴，步履立即变得轻快了，好了，你走出去了，跟随人群往出口处走。你来到了地铁的东南口，但是那里已经有了一道警戒线，有警察和武警在把守，不许人从这个出口出去。为什么？你感到很困惑，难道我从这里出去都不行吗？一个警察很友好地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不能从这个出口出去，除非你有大剧院里音乐会的门票。你急了，我告诉你，警察同志，今天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，就是我的舅舅，我就是去看他的！你的舅舅？那你一定有票了，没有票，你怎么说都不行，就是你亲妈在演奏都不行。这个出口封闭了，因为，我们有安全保卫和交通管制的任务，有领导人要参加国家大剧院的活动，附近的安全保卫升级了，因此，闲杂人员不能靠近大剧院，明白了吗小伙子？我已经给你泄露秘密了，警察耐心地告诉他，除了有音乐会门票的人，其他人一律从别的出口出去，比如，北面的两个出口。现在，请你走到北面的出口出去吧。警察很客气。北京的警察很好，不像一些小地方的警察，蛮横得很。你很着急，可是，我就是去找我的舅舅，他就是音乐家啊。好吧，我相信你有个舅舅是音乐家，但是你没有门票，就请往那边走。有门票的，可以从这个出口出去。你着急了，你决心突然冲过去。你猛地一弯腰，冲破了几个警察的封锁线，开始发力，跑上了地面。你看到了眼前突然浮现出来的一个巨大的、如同外星人的宇宙飞船一样的东西，周围还有水，水面也是这个巨蛋

的倒影，还在微微地颤动。你感到了惊恐和害怕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奇怪？正在这个时候，两个武警跑过来，一边一个把你架起来就往地下通道里走，一言不发，一直把你送出了北出口，松开你，然后，他们才离开了。你傻眼了，站在马路的北面，你终于看清楚了，原来，那个巨大的蛋形建筑，可能就是国家大剧院，远看、近看都是很漂亮的。你的舅舅现在一定已经在里面了，他就要演出了，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靠近，因为安全保卫措施升级了，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门票。

你绕了个圈子，从西单那边走过来，试图再度靠近大剧院，可后来你发现在各个出入口都有警察和武警，他们把守住很多要害的地方，没有门票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。你根本就无法进入。最终，你灰心了，你感到无奈了。你距离舅舅那么近，你就是无法靠近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报上的舅舅冲你微笑。因为，今天有重要人物要听你舅舅的这场音乐会，保安级别提高了，没有票是一定不能进入大剧院里的。你傻眼了，你现在是望着剧院兴叹，你觉得很气馁，觉得灰心丧气了，因为距离你的目标那么近了，你就是无法进去，无法靠近他。你只好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走，看到了一路公共汽车，你跳了上去，任凭公交车把你带走，带向了东边，带向距离你舅舅越来越远的地方，你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，在这个城市里你本来就是一片浮萍。

约翰·凯奇说：“我们也能够接受任何一种音高，不论它是西方或东方的任何一种平均音阶中的一部分。以前被看做不协调音的，现在被称做微分音。它们是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些人仍然反对噪声。他们害怕损伤耳朵。一次，我有机会在一次Zaj的演出结尾处听到一阵非常大的噪声。我在头一天晚上，就去听过演出。我知道巨响何时出现。我走到播音的扬声器旁边，坐了一个小时，先把一只耳朵转向扬声器，然后再把另一只耳朵转向扬声器。噪声停止后，我的耳朵在耳鸣。耳鸣持续到午夜，持续到第二天，以及第二天的夜里。第三天一早，我预约去见一位耳科专家。在我去诊所的路上，耳鸣似乎减轻了一些。医生做了全面的检查，说我的耳

朵很正常。失调只是暂时的。我对噪声的态度依然如故。我只要有
机会还会听到噪声，但也许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了。”

他的余光似乎扫到了台下第五排的贵宾座位上，坐着的领导人了。很多年来，他多次往返中国、北美、欧洲，这一次回来，活动的组织者就告诉他，领导人准备来听他专场音乐会了。好啊，那很好，我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胸襟这么大，这么能接受现代音乐。他很高兴，因为，他知道，现在的中国人气魄都大，在文化上的胸襟越来越大，这一点，你看他们对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方案的接受程度，就完全可以看出来。比如国家体育场建筑，那个“鸟巢”，比如国家游泳馆的那个“水立方”，比如库浩斯带有恶作剧风格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，虽然被人戏说成“大裤衩”，其实也是很好的建筑，还有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这个国家大剧院建筑，争论一直很大，但是说建很快就建好了。而且，他听说了中国的领导人里面有懂京剧的，有喜欢拉二胡的，还有喜欢篆刻和书法的，也有很懂得古典和现代音乐的。可是，如今他们中有人连他的后现代风格的音乐都能接受，那中国是了不起了。

现在，在台下第五排坐着的领导人，和他旁边的另外一位副总理，都是音乐的爱好者。他还知道，他们都写了欣赏音乐的书籍公开出版了，这一点很让他感到吃惊。儒雅的领导人为了国家的事情每天都那么忙，还有时间来听一场音乐会，尤其是他的专场音乐会，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。他告诉工作人员，我的音乐会过去怎么举办，现在，我也怎么举办，我不会考虑到领导人在，我就改变了我的音乐风格了。我的作品不发声就是不发声，有噪音就是有噪音，那都是我的音乐，我必须表达我的音乐观。工作人员告诉你，当然，人家就是来听你的音乐的，你的音乐本来是什么样，现在就可以是什么样。其实，无论是领导人，还是音乐爱好者，他们来听我的音乐会，不就是冲着我这个在海外，在西方世界，在欧洲和美洲获得了无数荣誉，并进入到西方权威的音乐史著作里、成为人类音乐发展的最新一环里的符号价值来的吗？他们，观众们，不就是为了想听，想看我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好吧，你们来了，很好，大家请安静，请倾听

你们内心的声音吧。我的专场音乐会开始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现在请安静，其实你们一直很安静，等待我的音乐以整体的面貌出现，或者，你们就是为了倾听你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来的。

你的爸爸叫王钢，可是他已经去世了，死于村边一家化工厂排泄的废水导致的不明疾病，过去，你爸爸的身体就像钢铁一样强壮，但你爸爸王钢得病之后，就再也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了，就和钢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他得的病是一种骨头坏死，接着，身体里的其他器官也都开始损坏，然后就十分痛苦地死了。村子里好多人的病和你父亲的一样，几年中间，村里就死了几十个人。后来，你们才觉得，大家得的病可能和村子附近的那家化工厂有关系。于是，村民们开始上访，连村支书和村长家都死人了，看来，谁都逃脱不了今后得病死亡的命运了，于是，全村的人都开始上访，上访的人却被县里和市里不断地派人阻拦。最后还死了人，引发了全村的聚众闹事，结果，又惊动了省里，甚至是北京的中央领导，上级追究下来，层层下压，于是，那家化工厂被停工了。然后，村子里的地下水、井里的水的质量明显好转了。村子里死人的速度才慢了下来。

在农村，种地已经不缴纳任何税了，不像在1997年的时候，连院子里种一棵苹果树都要缴税，现在，农村里什么税收都没有了，种粮还有补贴，农村老人到了60多岁，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点养老金，日子好多了。可是，花钱的地方就更多，孩子上学、女人看病，购买农药农机具都要钱，那怎么办？就要出去打工。于是，你就告别了母亲，前往广东去打工。你王强好歹也是高中毕业，你出了大山来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你就来到了一个虎豹狼虫的世界，你下了火车，刚走出了广州火车站就被骗了，人家顺手就摸走了你带出来的最后一点钱。你背着行囊，漂泊在无边的海里，四处没有着落，你感到自己真的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，大海中的一根生锈的针，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，你落到人群里就没有人能够再看见你，就没有人再去注意你了。当然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还是可以盯上你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盘，你不许侵占别人的地盘。一旦你掉到了社会的底层，那就是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，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报纸、杂志和电视从来